

经典启蒙文库

XIUMO JINGDIAN  
WENCUN



上海大学出版社



JINGDIAN QIMENG WENKU

# 休 谟

## 经典文存

● 瑜青 主编



经 典 启 蒙 文 库

经典文存

瑜 青 主 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休谟经典文存 / 瑜青主编. —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 2

(经典启蒙文库)

ISBN 7 - 81058 - 400 - 6

I. 休... II. 瑜... III. 休谟, D. (1711 ~ 1776) - 哲学思想 IV. B56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886 号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37 000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 000

定价: 18.00 元

销售热线: (021)56331806 56332415

## 前 言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对西方近、现代理论从不同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怀疑论曾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促使康德开创了德国的哲学革命。现代的实证主义以及第二代的马赫主义、第三代的逻辑实证主义都把休谟看作他们的宗师。实用主义也认为休谟学说是它的重要理论来源。

休谟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母都是名门望族后裔。不过休谟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未改嫁，精心地照料和教育孩子，休谟和他的哥哥的早期教育，就是由他们的母亲承担的。休谟喜欢骑马，也喜欢剑术，但不很成功。1723年在休谟12岁时，他随哥哥一起进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此外还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精神哲学和伦理学等课程，休谟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但他在大学只学了两年，便因家庭原因中途辍学。

离开大学后的休谟，最初在家坚持自学。休谟的学识后来主要是靠在农村庄园自学成功的。开始他主要研读法律和文学，尤其爱好文学。他贪婪地阅读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著作。在广泛的阅读中，休谟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又立志研读哲学。1734年，休谟因家资微薄被生活所迫去布累斯通学习经商。他在那里

勉强干了几个月,觉得这种生活完全不适合自己的习性,便离开来到法国,又专心于自己的学问生活,从这开始了他生命的新的历程。

休谟当时在法国住在过去笛卡尔读书的拉夫来舍耶稣教会学院附近,一住就是三年,他利用学院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专心撰写反映他的全部哲学思想的巨著《人性论》。这部书的完成,使休谟沉醉于自己成功的喜悦之中,于是便立即返国筹备出版。但出乎意料的是,书出版后竟无人问津,如休谟自己所说:“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休谟灰心。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1739年,休谟撰写了《伦理和政治论文集》,并于1741年和1742年先后在爱丁堡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这部著作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因此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于是,人们渐渐开始注意这位思想家,很多刊物也陆续报导就他的著作开展的讨论和争论。1744年,休谟的友人推荐他做爱丁堡大学伦理、心理学教授,但由于在大学教务会议上有人指控他宣传无神论思想而遭拒绝。这时休谟已30多岁,他总积极要用他的思想去影响英国的政坛和社会生活。

1746年,休谟应他的一位远亲圣克莱尔(St. Clair)将军的邀请,以军法官的身份参加了赴加拿大与法国人作战的远征团。第二年又担任这位将军的秘书,跟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在都灵期间,休谟继续在1745年就开始的工作,将《人性论》第一卷《论知识》改写成《人类理智研究》,并于1748年在伦敦出版。《人类理智研究》一书奠定了休谟在西欧哲学史的地位,把康德从“独断的迷梦”中唤醒的就是这本书。1749年,休谟因奔母丧回到爱丁堡乡间庄园,家居的两年内除了改写《人性论》第三卷,并以《道德原理研究》的书名于1751年出版外,他开始研究历史,并着重研究政治和经济问题,撰写了《政治论集》于1752年出版。这本书中提出的

某些观点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很接近,在国内外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1751年休谟离开家乡移居爱丁堡市,当年参加了爱丁堡哲学会,并当选为秘书。当时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席位空缺,休谟在朋友帮助下,积极设法谋得这个位置,但仍然由于有人指控他是怀疑论、无神论者而落空。这时,他又完成了两本研究宗教的著作,一是于1749年开始写的《宗教的自然史》,二是就《自然宗教对话录》一书写成草稿。后一本书他生前始终未敢发表,只是在他死后两年才问世。而前一本书在出版中则受到教会势力百般阻挠,后来虽然几经周折于1757年出版,但教会方面并不罢休,直至1761年罗马天主教会把休谟的全部著作列为禁书。

1752年,休谟被选为爱丁堡苏格兰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这一职务年俸并不高,但对休谟来说则开始了他的学术活动的又一个新的发展。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集中精力钻研历史,撰写《英国史》。从1753年到1763年十年间,他陆续完成并出版了六卷本《英国史》。休谟在史学观点上有许多进步的合理因素,因此受到多方面的赞扬和肯定,这时他以著名史学家登上文坛,声誉大振。1763年,英国驻法公使赫尔福德伯爵邀请休谟担任使馆的秘书,休谟欣然前往。那时休谟的声誉在法国很高,他的启蒙思想,特别是批判宗教的著作,在法国广为传播。在巴黎的两年,休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法国进步思想家,还经常出入霍尔巴赫等人的“沙龙”,同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达朗贝、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等均有很深的交情。1765年8月,休谟还代理公使职务四个月。1766年1月,休谟返国。1767年,他又接受国务大臣康威将军邀请,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国务大臣康威将军于1768年辞职,休谟也离职。1769年8月,休谟返回爱丁堡。1775年春,休谟患了肠胃病,病情日益恶化。一年后,他写下一篇简短的《自

传》并委托亚当·斯密处理他的手稿、信札，于8月25日去世。休谟尽管阅历丰富，但探究和思考一直是他一生主要的事业。我们选编的这本《休谟经典文存》是从休谟的全部著作中精选译出的，偏重于休谟就人生、艺术、道德、认知方法、经济等方面的论述和思考，它可以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成为开启我们智慧的一把钥匙。

编者

休  
谟



(1711 - 1776)

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对西方的近、现代理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怀疑论促使康德开创了德国的哲学革命，现代实证主义及第二代马赫主义、第三代逻辑实证主义都把休谟看作他们的宗师和重要理论来源。本书是从休谟的全部著作中精选译出的，偏重于他就人生、艺术、认知方法、经济等方面的论述和思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 目 录

优雅而快乐的人/1  
注重行为和德行的人/9  
人性的高贵与卑劣/17  
论技艺的提高/23  
鉴赏的标准/35  
鉴赏力的细致和情感的细致/55

论商业/59  
论货币/71  
论利息/82  
论贸易平衡/92  
论贸易的猜忌/107  
论赋税/111  
论社会信用/116

沉思和献身哲学的人/129  
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进步/133  
论雄辩/156

怀疑派/168  
谈谈悲剧/189  
谈谈随笔/198  
谈谈写作的质朴和修饰/203  
学习历史/209

观念的起源/214  
“必然联系”的观念/220  
理解的作用/237  
自由和必然/250  
各派哲学/270  
论德与恶/280

休谟生平及著作年表/299

## 优雅而快乐的人

人类最高的技艺和勤奋所得到的产物,无论在其外表的美妙或其内在的价值上,都不能与自然产物的最高和谐相媲美,这对于人类的虚荣心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技艺仅仅是在工匠手下的东西,被用来给那些出自大师之手的作品以些许修饰之笔。某些服装衣饰可能是由工匠绘制的,然而那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却是他不可企及的。技艺可以制作一套衣服,只有自然才能创造人。

我们发现,甚至在那些通常被称为技艺性工作的生产中,那最高贵的品种也要铭感自然的恩惠,因为它们主要的美来自大自然的力量和快乐的熏陶。诗人们天生的热情,是由他们在作品中所赞美的事物激发起来的。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一旦失去对自然的凭依,被抛到神圣的里拉<sup>①</sup>一边(因为自然并不公平),那么他仅从技艺的规则中,是毫无希望达到只有从自然的神灵启示才能产生的神圣和谐的。幻想的欢乐之流并没有给技艺的修饰和雕琢提供任何材料,它那虚幻的歌声是多么贫乏啊!

但是,人们却不断对技艺进行无效的尝试,这之中尤数一本正

<sup>①</sup> 里拉,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竖琴。——译者注

经的哲学家们所做的最为可笑，他们提出一种人造的幸福，并企图通过理性的规则以及通过沉思来使得我们快乐。波斯王色克塞斯曾允诺要向每一种新快乐的发明者颁奖，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人向他要求这种奖赏呢？莫非是：或许他们已经发明了太多的快乐以供自己之用，以至于他们鄙视富有，无需任何由最高统治者的恩赐所带来的享乐。甚至我会这样设想，他们并不乐意通过向波斯宫廷呈献这样一种新奇而又无用的可笑东西，来为它提供一种新的快乐。当仅限于理论和希腊学校里一本正经的演说中时，这种沉思才能在他们愚昧的弟子中激起赞美；然而只要试图把这种原则付诸实践，马上就会暴露出它们的荒谬。

你自称要通过理性以及通过技艺的规则使我幸福。那么，你就必须根据技艺的规则重新创造我，因为我的幸福须得依附在我最初的骨架结构中。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恐怕你还缺乏力量和技能。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见解，认为自然的智慧低于你的。让自然去启动她如此贤明地构造的大自然机体吧，我觉得我只要一碰，就会毁坏它的。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要妄自去调整、斟酌或增补那些自然已经在我身上牢固树立的任何一个动机或原则呢？难道这就是通达幸福的必由之路吗？不过，幸福所包含的是舒适、满足、恬静和愉悦；而不是戒备、忧虑和劳累。我身体的健康在于它有完成一切行动计划的能力。肠胃消化食物，心脏循环血液，头脑把精神分类并将其提炼得精粹优雅。事实上，这一切都无需我自己的关注。如果我能够仅以我的意志就停止血液在血管中迅疾的奔流，那么，我也就能够企望改变我的思想观点与感情的进程。假如自然并没有使一件物体能够给我的感官带来快乐，而我却锻炼自己的能力，努力要从这一物体得到快乐，那是愚蠢的。通过这种无效的努力，我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决不会得到任何快乐。

那么,抛弃所有那些无用的企图吧。什么在我们自身内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啦,什么尽情欣赏我们自己的思想啦,什么满足于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意识啦,什么鄙视来自客观外界的一切援助和一切供给啦,这全是出于傲慢的声音,而不是出于自然的声音。甚至,假如这种傲慢能够自持,能够表达一种真正的内在意愿,无论它是抑郁的还是剧烈的,那也很好。但是,这种软弱无能的傲慢除了控制外表,别无他用;它不遗余力地关心的只是虚构言词以及支撑某种哲学的尊严,为着欺骗无知的群氓。在这种时候,由于缺乏情感的欢乐,心灵也就失去了自己对象的支持,堕入深深的悲哀与沮丧。悲惨而又劳苦的凡人啊,你的心灵在不超出其自身的范围内才是幸福的!它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才智去填满如此巨大的一个空间,并代替你一切肉体感觉和官能的位置呢?没有你的其他器官,请问你的头脑能够生存吗?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制造出何等愚蠢的形象!什么也不干,只是永远地沉睡。进入这样一种昏睡,或是这样一种忧郁状态,一旦剥夺了外部的消遣和享乐,你的心灵必会沉沦。

优雅而快乐的人

因此,不要让我再处于这无情的压力之下吧。不要使我只限于我自己,而向我指出那些提供头等享乐的对象和乐事吧。且慢,为什么一定要请求你们这些骄傲而又无知的哲人,向我昭示通往幸福之途呢?还是请教一下我自己的情感和爱好吧。在它们之中我才能获悉自然的命令,这是在你肤浅的谈话中所得不到的。

看哪,正如我所希望的,神圣、亲切的欢乐(即卢克莱修所谓肉体的快乐),对于诸神和人类最高的爱,正向我走来。当她接近的时候,我炽热的心在跳动,所有的感官和所有的机能都沉浸在欢乐中;而她则把春天全部的花朵和秋天全部的果实一古脑儿倾倒在周围。她那悦耳的歌声伴着最轻柔的乐曲使我陶醉。同时,她邀请我去分享那些美味的佳果,它们喜气洋洋地放射着天地的

光辉,她亲手将这些佳果馈赠给我。伴随着她的是欢闹的爱神丘比特,他一会儿鼓起香气扑鼻的双翼向我煽动,一会儿擎来芬芳馨人的油膏向我浇洒,一会儿端上泡沫飞溅的玉液琼浆向我奉献。哦!让我伸开四肢,永远躺在这称心如意的玫瑰床上,就这样,感受着这美妙的时刻以轻盈的脚步向前流逝。然而,残酷的时机啊!你这样快地飞向何方?为什么我那强烈的希望,以及你吃力地肩负的那满载欢乐的重担,非但没有延缓反而加速了你毫不松懈的脚步?在寻找幸福的一番劳苦之后,容许我享受这温柔的静憩吧。在经历了如此漫长、如此愚蠢的禁欲痛苦之后,容许我饱享这精美的佳肴吧。

可是办不到。玫瑰失去了它们的色彩,佳果失去了它们的风味,前不久还曾如此愉快地以它的气味陶醉着我的全部感官的芬芳美酒,现在再去引诱那已经厌腻了的口味,已是徒劳。欢乐在讥笑我的消沉。她在召唤她的姐妹德行来帮忙。欢愉,这嬉戏的德行听到了召唤,就把我那些快活的朋友们全部带了来。欢迎啊,我最亲爱的同伴,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浓荫之下的居室,来到这丰盛的宴席。你们的出现使玫瑰恢复了色彩,使佳果恢复了美味。生气勃勃的美酒的雾气现在重又缭绕在我的心头;你神采奕奕,分享着我的快乐,看得出,你的愉快来自我的幸福与满足。我从你的爱好中得到了爱好;你令人愉快的出现鼓舞着我,将使我重新恢复感官的享受,我的感官在这过分的享乐中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然而心灵却跟不上肉体的步伐,也并没有去代替她那过分受苦受累的伙伴。

我们愉快的谈话,比正式的学派论证更容易启迪真正的智慧。我们亲密友好的交往,比政治家和自封的爱国者们空洞的辩论,更容易展现真正的美德。不要对过去耿耿于怀,也不要对未来忐忑不安,让我们安享眼前的幸福吧;在这有生之年,我们只须牢记那

死亡或命运的力量还无法顾及的现世利益。明天将带着明天的快乐来临；一旦明天使我们天真的希望落空，我们至少可以享受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快乐。

假如酒神巴克斯和追随他的那些狂欢者们，用野蛮的喊叫打断我们的娱乐，并以他们狂乱、喧闹的欢情来搅扰我们，那么，请不要害怕，我的朋友。活泼的缪斯们已在周围守候；她们富于魅力的美妙乐音，足以使荒郊野漠的豺狼虎豹变得温顺，并把温柔的欢乐注入它们的心田。在这隐蔽场所的庇护下，只有安宁、融洽与和谐；除了我们婉转的歌声和我们友好交谈的欢声笑语，这儿的寂静从不曾被打破。

但是听啊！缪斯的宠儿，豪侠的第蒙<sup>①</sup>折断了里拉；而且，当他以自己那更加悦耳的歌声为和谐的乐曲伴唱时，我们就被他那与歌声同样欢快奔放的想像力所鼓舞，他自己也深深地为之激动。他唱道：“你这快乐的年轻人，你这上帝的宠儿，当花草繁茂的春天把她全部艳丽的春光倾泻在你头上时，不要让荣誉以她虚妄的光彩诱惑了你，使你在这个美妙的季节、人生的全盛时期，发生意外或危险。智慧向你指出了快乐之路，自然也在召唤，要你跟她走上铺满鲜花的坦途。对于它们威严的呼声，难道你能充耳不闻吗？面对它们温柔的诱惑，难道你能无动于衷吗？哦，虚幻的人生啊！就这样，失去你青春的年华；就这样，抛弃这宝贵的时光，轻视那易逝的福祉。好好考虑一下你的补偿吧。那如此引诱你高傲之心的荣誉，那诱惑你孤芳自赏的荣誉，它不过是一个回声，一个梦，甚至是一个梦的幻影，一点小风就会把它驱散，愚昧无知的群氓呼出一口气就会使它消失。你倒不必害怕死亡会把它夺去。但是看哪！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诽谤却会把它从你那儿夺走；无知也会怠慢

优雅而快乐的人

① 第蒙，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的乐师，作曲家。——译者注

它；自然并未享有它；唯有想像力放弃了所有的欢乐，来接受这像她自己一样空洞无依、虚无飘渺的报偿。”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它飘忽不定地带着各种感官的快乐，以及各式各样和谐与友谊的乐趣。纯洁带着含情脉脉的微笑，走近这前进的行列；当她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竟使我们神情恍惚，销魂夺魄。她美化了全部的景象，并使欢快的场面达到了狂喜的境地，即使这些欢乐已从我们眼前逝去，仍令人觉得她们还像刚才一样，正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走来。

然而，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静悄悄地包围我们的黑暗，此时已用它无垠的夜色笼罩了整个大自然。“欢庆吧，我的朋友们，继续你们的盛宴，或把它变为温柔的静憩。虽然我不在场，但你们的快乐与安宁也就是我的快乐与安宁。”但是，你往何处去？难道有什么新的快乐会把你从我们的交往中唤去？离开了这些朋友们，你还会有什么惬意？没有我们参加，你还能有什么愉快？“是的，我的朋友们，我现在所追求的快乐，就不容许你们分享。只有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不在场；也只有在这里，我才能为失去同你们交往找到一个充分的补偿。”

不过，我并没有穿过这密林的浓荫向前走多远，它以重重黑暗包围着我，然而透过黑暗，我想我是看到了可爱的塞丽娅<sup>①</sup>，我的希望，我的心上人。她正急切地在树丛中徘徊，等待着约会的时间，默默地责备我迟到的脚步。但是，她从我的出现所得到的快乐，是对我的歉意最大的宽恕。驱散一切焦虑和呕气的念头吧，空出坦荡的心胸，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共同的快乐与销魂。我的美人，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我的柔情，或描述那此刻正使我的

<sup>①</sup> 塞丽娅，英国诗人斯潘色诗中提到的女神，她有三个儿子，分别代表信仰、希望和博爱。——译者注



内心激动万分的情感！要描述我的爱情，语言是太无力了；而如果，啊啊！你在你自己身上感觉不到这同样的激情，我就是竭力把它的确切观念转达给你也是徒劳。但是你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足以消除这疑虑；而且当它们表达了你的感情时，也足以使我钟情了。这种隐居，这种静谧，这种黑暗，是多么亲切啊！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来搅扰这已被陶醉的灵魂。思想、感官除了全部充满我们共同的幸福，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幸福的思想、感觉完全地占有了心灵，并传递着一种愉快，这种愉快是受骗的凡夫俗子们在任何其他的享受中所找不到的。

但是，为什么泪水沐浴着你鲜红的面颊，你的内心在沉重地叹息呢？为什么用这样徒然的忧虑来烦扰你的情感呢？为什么你总是问我，我的爱情还将持续多久？啊啊！我的塞丽娅，我能解答这个问题吗？我怎么能知道我的生命还将持续多久？而这也会打扰你温柔的心绪吗？是不是我们孱弱会死之人的幻梦总是呈现于你，使你最快活的时光变得沮丧，甚至伤害那些由爱情唤起的欢乐呢？倒不如这样考虑，如果说生命是易逝的，青春是短暂的，那我们就应该更好地使用眼前的时光，一点儿也不要错过那易朽的肉身所应享有的福祉。只一会儿功夫，这些就将不复存在了。我们及时行乐吧，就像我们从未享受过一样。人们对我们的记忆不会总是留在地球上的，甚至传说中的地下幽灵也不会为我们提供寓所。我们无效的担忧，我们徒劳的计划，我们靠不住的推测，将被耗尽并失去。我们现存的有关万事万物始因的疑问，啊啊！必将永远得不到解答。只有这一点我们可以确信，即，如果有任何至高无上的主宰精神在统辖，那么他必然会高兴地看着我们达到我们生命的终点，并安享这一快乐，我们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他。让这种想法给你忧虑的思想带来宽慰吧；不过，通过经常地细细品味这一想法，也不会使你的快乐太甚。为了无限地放纵爱情和欢